

清明念想

□ 化思涵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临近清明，乌鲁木齐竟也洒起了渺渺小雨，窗外嫩芽新抽，在外求学的我，也不由怔怔出了神。

我的四爷爷，在我回到家的前三天去世。上天仿佛总好制造这样的遗憾，让我失约。但我不会忘记那个朗月临空的夜晚。

那时距高考不足百日，压力之迫，以至于人的感觉都愚钝起来。我接到四爷爷电话，他已与病魔抗争日久，在郑州治疗。他打电话是为了鼓励我的，受此挂念，我自己也很是感动。我告诉他，我很想去看他，但他说自己情况尚好，况且时间也不容许。可若我知后来之事，不顾一切，我也是要去的。

于是，我便与他约定，我高考完一定要去看他，他也要养好身体，等着我。语至此，泪已有奔涌之势，不能再说了。

电话挂断，只留空荡的铃声回响。我耳中老人略带疲惫的声音仿若还未散去。淡淡的月光洒在我肩上，我看着窗外，树叶哗啦作响。

父亲说四爷爷一向节俭，却唯独疼我。小时候玩游戏卡顿，想充会员，父亲甚觉浪费，我四爷爷便为孙儿慷慨解囊。上年的大年初一，家人们都火热地讨论我能上什么大学，四爷爷却叮嘱我要照顾好身心：“小儿，高考只是个节点，咱们只要有那个心，一直走下去，就行了，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嘛。”

或许是命运之流水无可寻踪吧，在我过年返乡的前一天，他最终离开了人世。印象里那个清瘦矍铄的老人，变成了家乡田地上的一个小土包……

父亲，他总是可惜，觉得四爷爷这一生有些短。父亲是长孙长子，四爷爷是曾祖幼子，父亲自小便与他在一块，如是而有所感吧。

四爷爷小时候也是很淘气的，姑奶奶担心他的安全，总是锁住大门，不让他出去。人的遗憾，或就来自这些地方吧，他们是那么好的姊弟，最后却因为各自性格，起了不少矛盾。

身为孙辈，我不太清楚个中缘由，我有时只是想：

哦，四爷爷，最后的时候，你是否闪过念头，想不该让姐姐生气，毕竟她那么舍不得你；

哦，姑奶奶，你是否后悔，没有再宽让弟第一点，毕竟看到他垂危时，你那么伤心……

除夕夜，我们一家又站在了田间地头。父亲他们放了很多烟花，说最后再让四爷爷看看。临走，父亲拉着我跪下来，说再给你四爷爷磕一个头吧。

故乡的土是那么厚重，却又不干硬，像一双温暖宽厚的手将你托起来。

父亲抬起头时，借微弱的火光，我看见，他已是泪流满面。

“儿子，这是我的四叔，你的四爷爷啊。”

恍惚间，我好像又看见他，曾经对我说：

“小儿，这是我的大哥，你的爷爷啊。”

很多西方人惊讶于中国人不信仰。其实，某种程度上，对很多中国人而言，祖先就是他们的神灵，而那片安葬着亲人骨肉的土地，就是可使他们安宁的神殿。父亲在极度劳累时，总喜欢回家乡待会儿，大致也是如此。

今年年初我与兄长同去龙门石窟，天还略寒，却已有点点葱绿，河南的春天，在那时便要来了。

伊河从中静静流过，此景下，兄长问我有什么想说的，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，枝繁不争奇，争的是生生不息。”

这句话是四爷爷送给我的，我又念出，借此祈愿他的在天之灵安神净宁。

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经历离别与新生。

四爷爷的孙女，我的妹妹，也快两岁了。

清明落下的雨滴，把对亲人的思念带进土里。

被大河怀抱的人们啊，思念不息。

我的军旅生涯

□ 武献军

2025 年春季征兵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其中的宣传片勾起了我对军旅生涯的怀念。

我是 1976 年年底入伍的。时值寒冬，洗脸洗衣服全都用冷水，天不亮就起床，有时半夜还搞紧急集合。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，没有一点儿自己可支配的时间，出操、开会、吃饭、看电影全部列队，经常这个病呢？从那之后的 28 年，从来没有让父亲停过药，并尽量用好药，血压控制得较好。但是，由于长年吃药，他因高血压肾病几次住院，老年痴呆症也随着年纪增长日益严重。由于给父亲佩戴有能定位的儿童手机，总算没有让父亲走失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他对反反复复的核酸检测不以为然，曾经几次自己坐车回老家，但是走到濮阳与内黄交界的皇甫就过不去了，我一次次地开车接回来；趁疫情管控放松的时段，再跟父母回去，缓解一下他对老家的惦念。父亲的痴呆还体现在不服老上。三年前的夏天，他还曾经凳子擦凳子上到房顶上摘丝瓜；若是一脚踏空，就不是现在的慢慢老去、寿终正寝了！

近些年，父亲嗜睡，经常是一推饭碗坐沙发上就打瞌睡，到最后吃着饭就睡着了。临终住院出现了肾衰、心衰、肺部感染、消化道出血、脑梗死等多种并发症。从医院到家里，每天吸氧、输液，直到最后喂饭不知道吃了，水也不会咽了。我们姊妹几个和母亲日夜值守，陪伴左右。其间，父亲大小便失禁了，也从来没有让他睡过湿被窝。腊月十六凌晨，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地与世长辞，享年 90 周岁。虽然是高寿，但父亲的离去，还是让我们心痛不已！每当回想起父亲，多想再和他一块儿去公园走一走、回老家转一转，哪怕是再一起吃个饭、洗个澡、泡泡脚。然而，这一切，都已经不可能了！这一切，都已化为思念、成了记忆、成了梦境！

多，若有来世，我们还做父子吧！

连队后，我被分配到炮一连二排二班当了一名三号炮手。为熟练掌握炮手的动作和要领，我战酷暑、斗严寒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成为全连唯一的“全能炮手”。在开展学雷锋活动中，我以雷锋为榜样，从小事做起，经常替别人站

金堤

走近清明

□ 朱国宏

清明的风，清爽明净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说：“春分后十五日，斗指乙，则清明风至。”清明的风，有江南杏花春雨的湿润，有漠北飞沙袭人的震撼，有中原温馨柔和的鸟鸣。

风筝是清明最亮丽的风景。《清嘉录》中说：“春之风自下而上，纸鸢因之而起，故有‘清明放断鹞’之谚。”在古人看来，放纸鸢不仅是一种游艺活动，而且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。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纸鸢时，会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，等纸鸢放高就剪断线，让纸鸢随风飘逝，象征着自己的灾祸将随风逝去。

清明时节，洁白如雪的梨花，素净淡雅，超凡脱俗，正应了气清景明，万物洁净。既写清明又赞誉梨花的诗，当是苏轼的《东栏梨花》：

梨花淡白柳深青，

柳絮飞时花满城；

惆怅东栏一株雪，

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诗人选在清明时节，以赞梨花抒发自己的人生情怀，居俗世而自清，从中可以看见诗人清正坦荡的风骨。人生看得几清明？既是人生的自我醒悟，也是感伤岁月的流逝。梨花的素净洁白暗合着清明节日的祭奠习俗，这是对逝者的追思，更是对生命的敬畏。



思念父亲

□ 常忠鸿

昨夜一梦，又见有人来问“常医生在家吗”，父亲忙碌的身影，又现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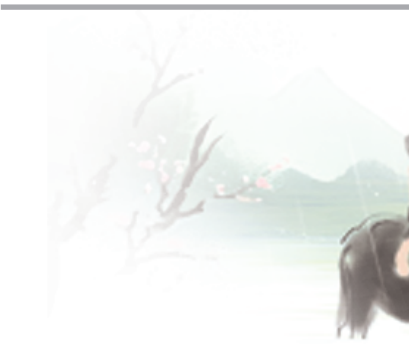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十四五岁外出学医，师从濮阳专署冯兰馨大夫。当时西医很少，是通过教会的途径才有了学习的机遇。当时家里贫困，给父亲带一床被褥都作难。从学医到从医，从内黄到濮阳再到内黄，从专署医院到联合诊所，从干部下放到亦医亦农，随着时代变化，父亲经历了很多次身份转换，但一世行医至年近八十仍孜孜不辍，为无数病患解除痛苦，深受人们尊敬！

小时候，我常见到有人找到家里求医问药。患者既有我们周边的，也有远路的；既有看常见病的，也有专门来看眼病的。因为父亲不仅能对眼科疾病保守治疗，还可以做白内障、翼状胬肉等手术。有的病人或其家人对父亲的救治很是感激，要与父亲交朋友，掏心掏肺地说话聊天。年幼的我在一旁听着，逐步增长见识。记得一位姓白的叔叔说道：“人生一世，孝敬父母如同还债，养子女如同放贷，咱怎么能不还债只顾着自己去放贷呢！”朴实无华的话语，由浅入深的道理，滋润着我们，激励着我们。

父亲行医，处处为病人着想，从来不开大处方，给病人增加负担。能保守治疗的，不做手术。路途远来往不便的，就安排住在我们家里。谁家有困难了，没钱拿药，父亲从不因此耽误给病人治疗用药，欠费的处方另挂着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钱时再送来。也有个别入年底还不清账的，新年一过，父亲就把欠账的处方销毁了，从来不去要账。

父亲对我们家教严格。因为收入有限，家里孩子多，开支大，父亲教育

濮阳日报



走近清明，映入眼帘的是春和景明、万物勃发的情景，充满美好的希望，令人愉悦轻松。

清明凝聚着人文精神，传承着中华文明，抒发着人们尊敬敬宗、继志述事的情怀。慎终追思、缅怀先辈的习俗，确立了华夏民族的孝道思想，奠定了文化基因绵延传承的基石，赓续了炎黄子孙的血脉，从而使这个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。

清明是诗的季节。在我国文学的长河中，写清明节的诗文不计其数，而大家耳熟能详，脱口而出的当属杜牧的《清明》诗：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；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诗虽明白如话，却意境深远，令人百读不厌。诗中有两大神来之笔：一是“雨纷纷”。如果说写雪用“纷纷”一词，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绝对是一场撩人心扉的大雪。而此处用“纷纷”一词写雨，试想，纷纷的雨是一种什么样的雨？是一种仲春特有的细雨，细如丝丝针线润入人心。清明的雨，一道自然的意境；清明的雨，一个行人的心绪。它是一份牵挂，更是一份慰藉，也是天地冥冥之中的问候，是精神不羁的灵魂所至。所

姥姥虽已去世多年，可我对她的思念从未停歇，如潺潺溪流，在生命里绵延。

姥姥出生于贫寒之家，十八九岁时嫁给姥爷，婚后生育四子二女。生活的苦难接踵而至，却铸就了她钢铁般的意志和倔强的性格。

在那动荡岁月，姥姥遭遇诸多不幸。二舅参加革命队伍后英勇善战，立功无数，却在一场战斗中不幸牺牲，年仅 22 岁。姥爷也因汉奸出卖被伪军抓走，受尽折磨。姥姥想尽办法，托关系贿赂伪监狱长，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才将姥爷救出，但姥爷终因伤势过重，淋雨生病离世。家中一老一少的离去，对姥姥打击巨大，可她没有被打倒，反而更坚定地支持家人投身各种工作，大舅、三舅也在后来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姥爷走后，姥姥独自撑起家庭。白天，她带着孩子在田间忙碌，拔野草、钩榆钱、撷柳絮；夜晚，她在如豆的油灯下纺花织布，为孩子缝衣、纳鞋、织毛衣。里里外外的操劳，让她的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。

村里好心人劝姥姥再找个人家，别这么辛苦，姥姥却笑笑拒绝。在她心中，儿女就是希望，她不能放弃，更不能让丈夫和儿子的血白流。

后来，家庭成分划定，烈士认定工作开展，可二舅的烈士名分却迟迟未定。姥姥多次前往民政部门询问，得到的答复是缺乏确凿的证明档案资料。这让姥姥难以接受；二舅为国捐躯，公祭大会报纸上都有照片，怎会没证据？

为了给二舅正名，姥姥让我和表姐妹用架子车拉着她，四处奔走。不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她都坚持去县、乡相关部门查证据、找证人。遇到个别领导故意闭门不见，她就用拐杖敲门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

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姥姥的执着终于有了结果。她拿到了二舅的烈士证，还被特邀出席烈士家属代表座谈会。会后，姥姥来到二舅墓前，把大红花放在墓前，倾诉着多年的委屈与欣慰。那一刻，她卸下重负，尽情释放着情感。

姥姥还打算用政府发的抚恤金给二舅建个纪念亭，让他在九泉之下不再受苦。可惜，姥姥没能等到那一天。临终前，她把 this 愿望嘱托给了子孙。

后来，子孙们遵循姥姥的遗愿，为二舅建起了“烈士亭”和纪念碑，这里也成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二舅的精神得以传承，姥姥的心愿达成，她若泉下有知，也该欣慰了。姥姥一生坎坷，却坚强乐观，她的爱与执着，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，让我们永远铭记。